

心绪与章法

胡竹峰

顾炎武说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近来常有人托序，居家无序，故笔下不得序也。写不得序，就作卷首吧，古人文集常用卷首代序。卷首二字恍惚中觉得是转手、转首。文学虽是转手的事业，空买空卖恐怕不行，手头得有存货。文学也的确需要转首，回过头看看，看看老祖宗是怎么写的。艺之道，不过以古为师、以自然为师、以心为师。

日子轻浮，作文的心态要沉，文学恰恰需要沉下去的心态，文学也是沉下去的事业，浪花朵朵不如静水深流。有个成语叫月落星沉，说的是月亮落山、星星隐没，正是天色将明时的景象，文学天地也差不多如此。

韦庄词有云：“月落星沉，楼上美人春睡……”胡竹峰者，须眉也，写作奋勉，比楼上美人勤快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头悬梁、锥刺股的话说多了未免乏味，写作不靠勤劳，但写作者一定不能昏睡。写作一方面是天才者的老实工作，只要树上有果子，摘多少就能装多少。另一方面，写作有量变，写得多了，才能捅破窗户纸，恍然明白，境界大开。

为艺者用力过猛未必全然好事，制不住气，劲力太大，容易伤到文脉，折了文气。作家偶尔需要有蜻蜓一般复眼。执着于墙上的某个斑点，看久了，会恍惚，会放大，会变形。

古人说花多不香。未必不香，香气太足，失之空灵。薄香比浓郁好，味道要足，芬芳要淡。淡而弥久，才能让人回味。

文章要少写。

想念故乡五斗橱上玻璃里常用水管养着花草，有春兰有映山红有栀子花，偶尔还养一罐狗尾草。兰花最香，满满弥漫一室。

不耐烦出门远行，不喜欢飞机，对火车好感多些。第一次出门远行，是乘坐火车的。那火车一身茵茵绿色，车厢也干净。二十几年过去，还记得列车员叫卖声，拖长了尾音，奇怪的腔调。

总是童年少年的事刻骨铭心，虽然当年的生活大多平淡到乏善可陈。十几岁读过的小说：

窗外广袤、充满生命力的田野和起伏、连绵不断的丘陵，在我视界里持续展现着，无限地向天边延伸。我经过一座座城市、乡村、新兴的大厂矿建设工地。看到巍峨的楼群，林立的烟囱，川流的载重卡车；看到丰收在望的麦子、水稻，闪闪发亮的水库、灌渠。我看到的一切，都使我想起我一生中目睹到的最蔚为壮观的场面，此刻和那时的心情产生着共鸣。

那些句子无数次在旅途想起，其中有情。《说文解字》说情有欲，从心从青，是人之阴气。情之事，让人心是青的，欲念如青苗萌于心，生意满满，这是情的美好。随情而来的欲念，也是美好的，阴阳调和，饮食男女。人到中年，往往欲有余而情不足。世间好男女，带了乾坤天地大气，他们相交相遇，是日光照耀万物，是月色抚摸大地，是露水浸润花草。古时男女结为夫妻，第一件事是拜天地，天地为至尊。

古人造字，女与子相合，是为好。莫问前程，但行好事。写出好文章，哪怕只有一个读者，也让人欢喜其中情谊，欢喜其中美好。好的文字有种美好，不是和光同尘的美好，而是晶莹剔透的美好，像上

好的绿茶，泡在玻璃杯，活泼泼一股空灵气，有无瑕美。好文章有人，是芳草鲜美的人，是悠然见山的人，是圣人，是至人，是妙人。其实怕见圣人，倘或供在堂上供在案上的圣人，惟恐躲之不及。

文章事，越发由心了。人生常常左右为难，进退维谷。写文章，我看重是否写出自己，并不知道那文章是坏是好，好坏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自己。有些文章作出来，并不想给人看，私下里把玩，秘不示人。并非敝帚自珍，而是下笔自娱，过于沉迷其中罢了。古人作文章，固然有道的一面，实在他们都是写自己，司马迁写史，也有一个人的面容。文章最怕模棱两可，面目不清。

写作者，要删繁就简。过去会浮想翩翩，而现在，只要能写，就觉得吉祥如意。不要想，只要写，有些东西自然连带出来。我喜欢短文，但渐渐丧失了其中法门，写作总是一时心绪一时章法。

新朋旧雨围炉说话，吃肥肉，喝白酒，感觉古典，像竹床用得久了生出包浆，多了风雅。

秋天，酷暑走远了，北方人讲究“贴秋膘”，即吃烤羊肉。冬日，常常去吃一顿羊肉，喝点酒。饮食不独是饱腹，其中趣味任何事也取代不了。尤其是秋冬两季，天冷饭热，人间情意与温暖盘旋在一饮一食之间，最让人低回。

古人说食不语，其实有对饮食天地的恭敬。如此恭敬之心当下不多了。我欢喜寝不言、食不语的修养。做一个传统的人，没有什么不好。时间不饶人，人何尝饶过时间，我辈如此古怀，如此怀古啊。

人与人的差别比人和野兽更大吧，志不同道不合的地方太多，彼此都觉得对方言语无味，乃至面目无味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，是抱残守缺，也可能是抱元守一，关键得抱得守，最怕赤手空拳，眼里空荡荡，胸中亦空荡荡。

我思想大抵属于老庄一类，行为喜欢墨家、儒家。墨子真伟大，兼爱谦让令人感动，孔子的人情味亦使我徘徊不忍离去。每每相遇，得了林下泉上的清爽，不自禁欢喜。文章要清爽，人也要清爽。大汗淋漓固然畅快，洗净身子才舒服。

鲁迅晚年说自己不很好看，三十年前还可以。萧伯纳在上海与鲁迅见面，说：“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，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。”鲁迅回：“我更老时，将来还会更漂亮。”两次说法，各有所指。将来还会更漂亮，是气度和神采之美，可惜如鲁迅那样的人凤毛麟角。

三十岁后，好以貌取人，此风自古有之，与美丑俊媿无关。《大戴礼记》上说尧取人看外貌，舜取人查神色，禹取人重言行，汤取人听声音。我喜欢线条柔和的脸，有坚毅有善良。坚毅善良是好品质，更喜欢干净的恬静的眼神。人的样貌自有气息，幽静是稀罕品质，有人如茶，有人如酒，有人如肉，有人像菜蔬，有人像金属，各有各的品相品行品位。

翻旧照集，时间无情，一天天一年年一步步拖垮了人的容颜。时间不饶人，人要饶人，饶过他人饶过自己，饶不过，绕过也好，百炼钢的仇恨成绕指柔的柳枝，从此进入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境。总有一天，要从名利场上下来的，做一个看客；总有一天，要放下心头的刀枪棍棒，放开拳头，做一个茶客，人生无非过客。摧眉折腰事权贵，到头还是一场空。



春江 李海波 摄

早春牧羊人

明前茶

正月，年节的鞭炮硝烟刚刚消散，郎洞村的村民老魏就黎明即起，要赶着他家的羊去山中吃草了。

朗洞村位于镇远县蕉溪镇东部，距国家5A级旅游景区镇远古城只有30公里，这里，清澈的舞阳河蜿蜒曲折，像一只水做的荷包，兜着朗洞村的数百亩玫瑰花田，据说，到了温暖的四月，玫瑰花盛放，将引来走南闯北的放蜂人，他们将帐篷扎在舞阳河两岸，带着他们的蜂箱，陶醉在这密集的花海中。这里放养的跑山鸡，彼时很寻常的食物，就是地上掉落的玫瑰花瓣。农家乐的主人们，到时候都会向游客推荐铁锅炖鸡，鸡肉中也有花香，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

而我们抵达时候，玫瑰花田尚在蓄势待发中，枝头已经酝酿了密密麻麻的花蕾。老魏家也种了几亩花田，但是此时还不需要照管它们，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牧羊上。此地的白山羊品种很好，羊奶毫无膻气，可做可口的奶酪，而此地牧羊也与别处不同，为了防止山羊把玫瑰花蕾都啃掉，不能将它们散养在村里，而是要将羊儿送到上里的荒山中放牧。

走陆路前去，不好管控，于是，朗洞村村民便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办法——划着独木舟，走水路把羊送到目的地放养，傍晚，再去用舟接回。老魏目前有24只羊，正好分两趟运输。等他召集羊儿上船，吹起哨子来，我就忍俊不禁。原来，老魏为了让他的羊儿知道谁上首发船，谁上后发船，就像连长训练新兵一样，笃定地以哨声召唤羊儿，三长一短的哨音，是召集6只成年羊和6只去年新生的小羊，首发上船，成年羊立在船舱首尾，将幼年羊紧紧地护在船腹位置，并为之遮挡河风。

已经来回运输了数百次，怕水的羊都非常淡定了，只见它们像雪白的老神仙一样在舟中伫立，等着老魏轻松平静地划桨。独木舟在舞阳河上划出一道清澈的水波，胆大一些的羊还伫立在船头，仔细细看自己在水波中的倒影，你会觉得独木舟简直是羊儿悠闲生活的“第三方空间”，此时，它们既不负责任生育儿女，也不负责啃草长膘，它们只是天地之间一个悠闲的旁观者，得失两忘，抵达了仿佛“孤舟蓑笠翁”一样的飘渺灵动的哲思境界。

首批羊去了山中，老魏又回来运载第二批羊，同样以哨声整队，哨声三短一长，哨响不过五分钟，羊就到了。一小群羊又排成狭长的队伍出发了，不知为什么，此时，我脑海中跳出了《桃花源记》的某些段落，譬如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……”又譬如“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，从口入……”羊儿们这是要列队去哪儿？它们莫不是要去桃花源吧。

